

滑县木版年画

魏庆选 编著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四 大象出版社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滑县木版年画

魏庆选 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滑县木版年画 / 魏庆选编写. —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9.7 (2009.10重印)

ISBN 978-7-5347-5678-8

I. 滑… II. 魏… III. 版画: 年画—简介—滑县
IV. J218.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95669号

责任编辑 王晓宁

装帧设计 王翠云 王晶晶

图片统筹 周亚莉

出版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经七路25号 邮政编码450002)

网址 www.daxiang.cn

发行 河南省新华书店

印刷 郑州新海岸电脑彩色制印有限公司

版次 2009年7月第1版 2009年10月第2次印刷

开本 800×1092 1/16

印张 12.5

定价 40.00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文化路56号金国商厦七楼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0371) 63944233

序

大约是旧历腊月二十几的一个晴朗的上午，《河南科技报》副刊处的吕晓先生和记者处的尚玮民先生，突然来到我的住所，并带来一位客人，经吕晓介绍，得知来客是原滑县文化局局长魏庆选先生。我曾在省文化系统工作近半个世纪，现已退休，我在工作岗位上所熟悉的那一批市、县文化干部，眼下基本上都已陆续退离工作岗位，所以，虽然我和魏先生同为河南文化系统的干部，但彼此之间并不相识，我想，这也正是魏先生之所以找到他的好友吕、尚二位先生专程向我引荐的原因吧。

一番寒暄之后，魏先生从手提袋中，拿出一摞厚厚的书稿，书名是《滑县木版年画》，魏先生十分谦逊、诚恳地提出，希望我能为他的书写序，我毫不犹豫地欣然接受。这是因为我作为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程委员会的成员，对滑县木版年画尤为关注，自觉责无旁贷。

说来话长，我自上世纪50年代初，在原平原省文化局参加工作以后，因工作之需，曾多次接触到新乡市的木版年画，1954年初，前平原省撤销后，我被调到河南人民出版社任美术编辑。具体工作是运用胶印现代印刷手段，编选出版新内容的门神年画（我本人也积极投入创作），记得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旧瓶装新酒”，其目的是用新年画形式逐步取代传统的木版水印神像

画。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从一个充满活力的黑发青年，变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曾一度兴旺、发达红得发紫的胶印年画，如今竟然无声无息地退出市场，然而倍受冷遇的木版年画却依然顽强地存活在民间，这一现象的确发人深思。

在我的印象和记忆中，传统木版年画在建国后，始终是灰溜溜的，学术、理论界的态度也是低调的，或回避，或格外谨慎小心，文化工作者更怕“引火烧身、自寻烦恼”。冯骥才先生在《豫北古画乡发现记》序言中，曾感叹：“一个有声有色，五彩缤纷、活态的年画产地，一个作品曾远销东北与西北的黄河流域的北方年画中心，在已知众多神州木版年画中，却从未露过面。”其实，何止是滑县木版年画，就连眼下被尊称为“中国木版年画源头”的朱仙镇木版年画，建国以来，何曾有过辉煌？我手头有五种50年代至70年代不同版本的《中国美术史》，其中有四种在论及中国木版年画的品种时，口径十分一致，即天津杨柳青年画，江苏桃花坞年画，河北武强年画和山东潍坊年画。只有一本轻描淡写地提到了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查阅该书作者，原来竟是河南内黄人，这也就不奇怪了。话说回来，难道编著《中国美术史》、《中国版画史》的诸位学者、教授们，都不熟悉中国历史，不知道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历史价值吗？答案肯定是“否”！原因无非是“祖宗孝道”是封建宗法制的产物；神像画更有宣扬“封建迷信”之嫌！在极左风暴一浪高过一浪的那些年代，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不分良莠，一律被斥之为“糟粕”，因此，具有千年历史，早已名声在外的朱仙镇木版年画也只能长年坐冷板凳。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朱仙镇木版年画命运尚且如此，更具原生态民间信仰的滑县木版年画就更无人敢于问津，甚至避之犹恐不及呢。

我再次提起那实在不堪回首的年代，是想说明我们今天能够有可能去



“发现”、“抢救”、“保护”那些被遗忘、被抛弃的“明珠”，是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得到落实，改革开放后，东西方文化的撞击，迫使国人冷静思考，深刻反思，人们对辉煌的历史被遗忘，灿烂文明被肆意践踏而感到痛心。乌云散去，艳阳高照，国家进入现代化，历史受到尊重。人们开始懂得民族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对提高民族凝聚力，弘扬民族文化精神，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现在，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成为政府行为，这就为我们抢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提供了法律保护和精神、物质上的巨大支持，今天我们才有可能放开手脚、毫无顾忌地做些事情了。

在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工程中，冯骥才先生为振兴、发展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为中国木版年画的“申遗”作了大量工作之后，继而又深入豫北古画之乡滑县进行调研。在田野调研过程中，冯先生以其渊博的学识和极其敏锐的目光，发现并肯定了滑县木版年画的历史和原生态文化价值。冯先生对滑县木版年画的地域文化特征、艺术风格，乃至原生态文化符号的深入探讨和精辟见解，给人以深刻启迪，也给我们今后的普查、调研工作做出了榜样。

滑县木版年画，有极其鲜明的地域民族文化特征，其民间信仰更多的表现出原发性和本土化。其表现形式则展示出更多的自主性和随意性。神像画和家堂、族谱是滑县木版画的鲜明主题，扇面戏文故事画则堪称中州一绝。民间信仰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中华民族是一个信仰多元化的民族，在滑县木版年画中，除佛、儒、道并重外，神农氏被尊为“田祖”，视为正神，列入天地全神谱系中，被人们虔诚供奉，顶礼膜拜，这充分反映了“民以食为天”的思想。滑县人格外重视“族谱”，民俗中格外重

视祖宗孝道，说白了，就是教育后代不要忘本，不要忘根，这绝非小事情，“欲父母似彭祖八百高寿，愿兄弟如张公九世同居”。试想，一个人连生身父母都不孝敬又何谈爱他人、爱国家呢？一个人若兄弟手足都不能团结，又怎能和他人和谐相处呢？滑县木版年画与其它地域的传统木版年画一样，都不能摆脱封建社会的影响和迷信色彩，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讲，人类的一部文明发展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今天我们更看重的是民族文化的精神和原生态民间文化记忆。滑县木版年画真实地记录了农耕时代的本土信仰，弥足珍贵。滑县木版年画的被发现，为研究农耕时代中原地区多元的民间信仰，提供了极有学术价值的物证。

值得一提的是，冯先生在《豫北古画乡发现记》一书序言的结尾中写道：“我深信李方屯年画的历史遗存，永远不止于首次探访之所获，而接下来更多的努力将从这里开始。”曾任滑县文化局局长的魏庆选先生耗时一年多，奔走于滑县的各乡镇之间，对滑县古老的版画艺术，作了更大范围的调研工作。正如冯先生所说：“我们的文化是有情的，只要你对它付出，你的收获一定比付出的多得多。”应了冯先生这句话，魏庆选先生的调研果然硕果累累，继冯先生的《豫北古画乡发现记》出版后，又一部《滑县木版年画》在魏庆选笔下完成了，并即将与读者见面。《滑县木版年画》既有理性的探讨分析，又对古画乡版画艺人队伍分布状况，提供了更全面、翔实的资料，全书文笔流畅，通俗易懂，图文并茂，可读性强。

魏先生是土生土长的滑县人，又从事文化工作多年，熟悉当地民俗典故，并写有专著。他对滑县木版年画更是情有独钟，也正是他带领韩建峰等一行三人，把滑县木版年画送到天津，放到了冯先生办公室的桌案上，又把韩建峰引荐给冯先生，由此引来了冯骥才先生的豫北之行。



《滑县木版年画》一书的最大亮点之一是对古画之乡的版画艺人队伍作了补充，提供出许多新的线索和具体资料，说明艺人队伍自明清至今，并不只是李方屯的韩氏一族。魏先生认为：“滑县木版年画是韩朝英（韩氏先祖）带到滑县的”这一说法“并不可靠”。我读冯先生的《豫北古画乡发现记》一书时，也曾注意到在调研探访记一章中，有两处涉及到滑县木版年画有无外族、外姓传人问题，说明冯先生十分关注这一问题，但韩氏25、26代传人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如一次是冯先生对韩氏26代传人韩建峰的提问（原书105页），冯：“你们这个村还有多少人能印画的？”韩：“现在都分开家了，有10来户吧，以前都给（在）一块儿，老家作坊有三家，都是俺这一姓，现在都分开过了，都姓韩。”冯：“往外传吗？传给外姓吗？”韩：“没有，没有传。”另一次探访记载的是孙冬宁先生对韩建峰的父亲韩相然先生的访问（133页）。孙：“您画画主要是跟谁学的？”相：“俺那时候都算是集体的，几大家搁在一块。”孙：“都是家传的吧？”相：“都是家传。”孙：“外姓能学吗？”相：“不叫学。就连老主顾来了都不叫进屋……。”韩氏父子二人都坚持滑县木版画为韩氏家族独门技艺，然而魏庆选先生的著作《滑县木版年画》一书，在“庞大的艺人队伍”一节中，所提供的具体资料表明：滑县现有年画艺人共33人，其中李方屯前一、前二两村共19人，老店乡马兰集有11人；八里营乡官寨村1人；万古镇双庄村1人、东乔庄1人。从姓氏说，除韩氏大姓外，还有刘、李、耿、杨、王、曹、申、乔等杂姓。粗线条地说，韩姓艺人只占目前掌握艺人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左右。再从滑县木版年画产地分布状况看，滑县境内有4个乡（镇）都有年画艺人存在。我不知道历史上滑县木版画在鼎盛时期的生产规模究竟有多大，但可以想象得出，能够发行到东北和大西北及诸边各省，仅韩氏一家作坊是断然

不能满足客观需求的。由此看来，滑县在农耕时代，作为一个木版年画产地，无论从艺人队伍、产品种类、发行、传播规模均堪与开封朱仙镇比美。从市场营销角度讲，滑县艺人扬长避短，独树一帜，服务于边远地区及朱仙镇木版年画发行网络达不到的地方，我们不得不佩服当年的滑县版画艺人的经商意识，经营有方啊。

总之，《滑县木版年画》一书，所补充的资料、信息，使我们意识到对滑县这一古老的版画之乡的调研、挖掘还任重道远，也应了冯先生“我深信李方屯年画的历史遗存，远不止于首次探访之所获，接下来更多的努力都将从这里开始”那句话的惊人判断和科学预见。事实也说明对历史文化遗产的调研、挖掘工作，是一个十分艰巨而又棘手的工作，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的事情，也不可能通过一两次或三、五次调研就把少则几百年多则上千年的根根底底都整个一清二楚，那是不现实的。冯先生的豫北之行，对滑县木版年画，只用了“发现”两个字，准确而又巧妙。这不仅仅是个词汇问题，它说明冯先生的豫北之行，只是拉开了对滑县木版年画调研的序幕，下面的许多事情还需要大家继续做下去。

读魏庆选先生的《滑县木版年画》一书，受益匪浅。作为一个老文化工作者，我对这位“个子高高而文气”（冯骥才先生评语）的魏先生渊博的学识、执着探索的精神、谦虚好学的态度，从内心表示赞赏。最后我想说的是，对滑县木版年画，目前我们所掌握的资料、信息，无论从其文化内涵，往昔作坊规模，艺人作坊分布状况，销售、传播途径、地域、艺人传承谱系、绘画创作队伍状况（尤为重要），染色、调色、刻版技艺的记录等等都知之甚少，需要有耐心，有毅力，扎实、细致地努力做下去。在这方面，魏庆选先生已经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做出了贡



献。希望此书能够早日出版并让人先睹为快。我衷心祝愿滑县木版年画继朱仙镇木版年画之后，能受到全社会更多的关注；同时也希望有关部门在挖掘整理的过程中，能继续展示滑县木版年画独特的版画艺术风格，为未来蓬勃发展的民俗旅游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倪宝诚

2009年1月14日夜

于郑州紫竹轩

（倪宝诚：河南省群众艺术馆研究员，河南省民间美术协会会长，河南省民间文化遗产保护、抢救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民间美术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民协彩塑专业委员会副主席。）



分类赏析



一、神像	60
二、族谱	105
三、对联	111
四、花鸟虫鱼	118
五、山水人物	124
六、戏曲神话故事	130
七、水浒纸牌	172
八、纸马灵符	174
后 记	179

草莽觅踪



草莽觅踪

- 一、惊奇的发现与详细的调查 3
- 二、深沉而浑厚的历史文化背景 13
- 三、悠久而遥远的历史渊源 16
- 四、庞大的艺人队伍 20
- 五、艰难而曲折的发展历程 28
- 六、丰厚而深刻的文化内涵 33
- 七、多元化的珍贵价值 37
- 八、独具个性的艺术特色 40
- 九、滑县木版年画与其他木版年画之比较 46
- 十、古老而独特的制作工艺 49

滑县木版年画，一个古老而崭新的木版年画品种。它深藏民间数百年鲜为人知，2006年被发现后才一鸣惊人，从而引起了众多媒体、专家学者和收藏爱好者的广泛关注。然而，滑县木版年画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年画品种？它的历史渊源是怎样的？它的制作工艺是怎样的？它有哪些品类？它的艺术特色是什么？它有何价值？它与其他早已名扬全国的年画品种有何不同之处？所有这些，至今统统还是待解的谜。这些谜吸引着人们，也困惑着人们。很多人想了解它，想研究它，想弄懂它，却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如愿。本书以作者长期的艰辛与努力所取得的调查研究成果奉献给读者，试图给读者一个关于滑县木版年画的完整而正确的概念。

一、惊奇的发现与详细的调查

(一)

2006年初夏，慈周寨乡一个叫韩建峰的农民经本乡党委书记刘向东引见到我办公室，拿了一捆没有涂色的木版年画，还从一个破编织袋里掏出两块木版年画老画板。韩建峰把那捆木版年画放在地板上，一张一张地展开来给我介绍。韩说这是他们村里的东西，他们村的木版年画起源于明清时期，

解放前产销量很大，远销河北、山西、山东等地，后来由于种种原因逐渐衰落，现在已经失传了，不知这些东西有没有价值？韩还说最近外地常有人来村里收购。

我听后觉得很奇怪。既然这些东西有这么悠久的历史而且影响那么大，为什么这么多年我就从来没有听说过？然而，待我仔细审视这些古版年画的内容之后便不难发现谜底了，原来，这些木版年画画的几乎全是头上罩着光环的神像、族谱、八仙等等。这样的内容，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就被视为封建迷信、“四旧”。虽然过去这些神像、族谱在民间广为流行，家家张贴供奉，但始终是悄悄的。当然，制作这些木版年画的家庭作坊也都是“地下作坊”。除了一些经营多年的木版年画批发商之外，谁也不可能打听到那些木版年画究竟是哪里制作的。像我这样建国后出生的滑县人当然不可能知道内情了。我对木版年画知之不多，但我早就知道杨柳青年画和朱仙镇年画都是很有价值的艺术品。所以，我看了之后觉得也许这些破旧东西应该属于文化遗产。天津杨柳青年画和朱仙镇年画都已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我们这里有着这么古老的东西居然还“藏在深山人未识”，岂不是太遗憾了。但是，它究竟有没有价值，这要专家说了算。于是，我想到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冯骥才先生。

与冯先生电话预约非常顺利。我给他说我有老木版年画给他看。他问是老版的还是新版的？我说是老版的。他听说滑县有老木版年画感到很惊奇，就爽快地答应我一周后见面。这使我感到意外的高兴。冯骥才先生是中国文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著名作家、画家，此外还有很多头衔。这么大的名人竟被我这个不起眼的小人物轻而易举地预约了？

冯骥才在其办公室听取本书作者汇报后发表初步见解



7月24日下午，我带着慈周寨乡乡长马凯和农民韩建峰在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如约拜见了冯骥才先生。简短的寒暄之后，我把一卷木版年画摆在冯先生面前的地板上，并为冯先生一一展开。冯先生把十多幅年画一一审视后兴奋地说：“有价值，有特色。”冯先生问滑县在哪个位置，又问离开开封的朱仙镇有多远，又问我们的木版年画在历史上销量如何。听过我们的介绍后，冯先生流露出好奇的神色，说：“想不到滑县离朱仙镇这么近，画的风格居然相差这么大。”

冯先生当即表示要把滑县木版画收入他亲自主持编纂的中国木版年画丛书。当我邀请冯先生到滑县指导时，冯先生爽快地答应说他要到滑县实地考察。

(二)

四个月之后，也就是2006年11月25日至27日，郑州召开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经验交流会暨河南省首批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命名表彰大会，冯骥才先生作为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应邀出席会议。还是早在十天前，也就是11月15日中国文代会和中国作协代表大会闭幕之际，冯先生就在北京发手机短信告诉我，说“我25日去郑州会访滑县”。临近郑州会议召开之际，我和省民协夏挽群主席说起这件事，我们都估计冯先生可能会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利用参观殷墟的机会来滑县。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他会在25日上午刚出席了会议开幕式和河南省首批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命名表彰大会，当天下午就急匆匆来滑县了。

我们既没有想到冯先生来滑县这么急切，更没有想到冯先生来滑县这么坚定，因为这一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冷风搅着雨雪在中原大地上已经肆虐了三天，郑州在下，滑县也在下，而且丝毫没有停止的迹象。寒风凛冽，道路结冰。郑州到滑县有150公里路程，这样的天气长途行车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然而，冯先生真的来了。

要考察的村子叫前二村。尽管天气寒冷，但前二村这天却显得特别热闹，村里村外聚集了很多人。我是去郑州接冯先生的。我的车走在最前面，前二村进入我的视线时我就感受到这个偏僻的村子已经沸腾了。前二村正在修街里的路，汽车只得停在村外三百多米的路口。车没停稳我就先下了车，赶紧喊着慈周寨乡的领导为冯先生拿雨伞雨靴。我问马凯乡长雨靴是多大号的，马乡长说是44码的。没想到冯先生一听是44的，就说穿不上，他平常穿